

庄子传

战国纵横百年纪

评议天下时事，抉发先秦秘史，演绎庄学义理

张远山 著



庄子传

战国纵横百年纪

评议天下时事，抉发先秦秘史，演绎庄学义理

张远山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传 / 张远山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12
ISBN 978-7-5399-5586-5

I. ①庄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3846 号

书 名 庄子传

著 者 张远山

责任编辑 黄孝阳

文字编辑 王业云 吴剑文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20.875

字 数 470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586-5

定 价 4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五部 | 庄惠初游 (前321 - 前305)

四九 惠施返宋庄子弃鱼，庄惠辩用天人两行

前321年，岁在庚子。庄周四十九岁。宋康王十七年。

周显王四十八年(卒)。秦惠王更元四年。楚怀王八年。魏惠王后元十四年。韩宣王十二年。赵武灵王五年。齐威王三十七年。燕易王十二年。鲁平公二年。卫孝襄侯十四年。越王无疆二十二年。中山先王七年。

田婴向齐威王进言：“如今张仪兼相秦、魏，竭力鼓动魏惠王联秦伐齐。九年前张仪离魏入秦，与公孙衍争事秦惠王，结果张仪取代公孙衍成为秦相。公孙衍离秦返魏，与惠施争事魏惠王，前年发起五国相王，意在取代惠施成为魏相，结果又是张仪取代惠施成为魏相。因此公孙衍痛恨张仪至极，竭力阻挠联秦伐齐。公孙衍发起五国相王，受到韩、赵、燕、中山四国敬重，又与韩相公仲朋交好。我愿出使魏、韩，劝说魏惠王驱逐张仪归秦，重用公孙衍。劝说韩宣王、公仲朋向魏惠王施压，务必驱逐张仪归秦。”

齐威王听从其言，命其出使魏、韩。

田婴从齐至魏，晋见魏惠王：“大王当初采纳惠施之策，与齐偃兵。齐威王敬重大王，才与大王徐州相王，齐、魏已经二十年未曾交兵。秦惠王一直采纳张仪之策，不敬大王，羞辱大王为其驾车，攻取魏国河西、河东之地。如今又命张仪挑唆大王联秦伐齐，意在坐收渔人之利。大王竟然听信张仪，驱逐惠施，导致天下亲魏者、亲齐者寒心。齐威王希望大王驱逐张仪归秦，改命公孙衍为相，结好齐、楚，共伐暴秦。”

魏惠王不听。

田婴又从魏至韩，晋见韩宣王：“魏惠王既畏惧暴秦，又听信张仪，准备联秦伐齐。秦人是斩首计功的虎狼之国，攻取魏国河西、河东以后，已经逼近韩国，很快就会伐韩。大王与魏惠王交好，应该劝说魏惠王驱逐张仪归秦，改命公孙衍为相，中原诸侯共伐暴秦，这样韩国才能免于秦伐。”

韩宣王说：“君侯言之有理，寡人一定劝说魏惠王！即使魏惠王不听劝告，寡人决不加入秦、魏伐齐。”

魏惠王在内受到公孙衍、公孙喜、公孙弘、季真阻挠，在外受到田婴、韩宣王、公仲朋施压，加上中山叛魏亲齐，只好暂缓联秦伐齐。

赵武灵王按照去年在区鼠与韩宣王的盟约，今年加强赵、韩之盟，迎娶韩宣王之女，立为王后。生子赵章，立为太子。

燕易王死了，在位十二年（前 332—前 321）。第十年参加五国相王，称王。前十年为公，后二年为王。

太子姬哱继位，即燕王哱。

燕国首次以王礼为国君治丧，丧礼隆重盛大，诸侯无不遣使吊丧。

周显王姬扁死了，在位四十八年（前 368—前 321）。第二年东周朝分裂为二，此后寄居东周国。在位期间，八大诸侯叛周称王，加上春秋时代叛周称王的楚、越，天下除了周天子，另有十王。东周王朝名存实亡。

太子姬定继位，即周慎靓王。继续寄居东周国，蜚居洛阳王宫。

东周国昭文君，仍以王礼为周显王治丧。

丧礼冷冷清清，诸侯均不遣使吊丧。

惠施六十岁，逃出魏国，到达郢都，晋见楚怀王：“张仪奉秦惠王之命，

唆使魏惠王联秦伐齐、联秦伐楚。我主张天下偃兵，反对张仪。魏惠王被张仪蛊惑，将我罢相。我已无处可去，只好投奔大王！”

楚怀王三十八岁，大怒张仪，准备重用惠施。

冯赫谏阻：“如今张仪兼相秦、魏，深得秦惠王、魏惠王信任，秦、魏不是东伐齐，就是南伐楚。大王重用惠施，必将得罪张仪。张仪就会劝说秦惠王、魏惠王先伐楚，后伐齐。”

楚怀王问：“惠施相魏十九年，名重天下。如今投奔寡人，寡人应该如何处置？”

冯赫说：“宋康王惋惜惠施不仕宋而仕魏，天下无人不知。大王不如赠以厚礼，护送惠施归宋。然后派人告诉张仪：‘寡人敬重先生，所以不用惠施。’张仪必将感激大王，秦、魏必将不伐楚，而伐齐。惠施正在穷途末路，大王赠礼送归，也必感激大王。”

楚怀王听从其言，赠送惠施马车百乘，护送归宋。

庄子四十九岁，正在蒙泽岸边钓鱼。

午后，庄子已经钓了大半桶鱼，听到马车辚辚之声，众人围观之声，回头一看，惠施的盛大车队，正从泽畔经过。

惠施坐在车中，没有看见庄子。车队绕过蒙邑，直往商丘而去。

庄子心如止水，望着湖面。只见鸿鹄击水，划破水面，迎风高举，升至中天，飞向远方，消失于天际。于是倒掉半桶鱼，提前回家。

钟离氏十分奇怪：“今天之鱼，为何少于平日？”

庄子说：“我倒了半桶鱼。”

钟离氏不解：“为什么？”

庄子笑了：“我看见了惠施的盛大车队。”

惠施仕魏二十二年，相魏十九年，一直未回宋国。去年罢相，逃离大梁，出奔楚国。今年以马车百乘的盛大仪仗，自楚归宋。

宋康王大喜，立刻召见惠施：“寡人即位以前，先生离宋仕魏。相魏十九年，举行五国相王，辅佐魏惠王成为中原盟主。寡人敬慕先生已久，如今先生归宋，必能辅佐寡人富国强兵，复兴殷商之盛。”

惠施说：“魏国原为中原最强，由于魏惠王好战，征伐友邦韩、赵，结果由盛转衰。魏惠王听我之言，与天下偃兵，获得喘息以后，又用公孙衍之策举行五国相王，希望凭借五国联盟，重新争霸天下，必将再遭重创。宋国远比魏国弱小，大王更不应该好战。大王即位十七年，一直置身诸侯征战之外，实为宋民之福。如今大王建造武宫，扩充武备，一旦卷入诸侯征战，必非宋民之福。”

宋康王不悦，犹豫是否重用惠施。

唐鞅说：“大王忘了惠施不邀请大王参加五国相王，但是惠施没忘，担心大王责怪，推托说五国相王是公孙衍之策。即使确为公孙衍之策，惠施身为魏相，也有襄赞之功。”

田不礼也说：“惠施实非大才，相魏十九年，寸功未立。去年被魏惠王罢相，竟然不归宋而奔楚，又被楚怀王弃用，才无可奈何返宋。惠施如此不忠母邦，大王怎能重用？”

宋康王听信谗言，不再理睬惠施。

惠施不愿求仕宋康王，闲居商丘无事，想起了见识非凡的庄子，于是前往蒙邑拜见：“先生前年游历大梁，我错怪先生欲谋魏相，特来致歉！”

庄子说：“我在大梁劝告先生激流勇退，先生不听，结果不仅被张仪驱逐，又差点送了性命。先生既然不愿助桀为虐，何必同流合污？”

惠施说：“我相魏十九年，作用固然有限，毕竟实现了魏、齐偃兵，挽救了两国百姓。先生洁身自好，拒绝出仕，顺道循德，自适其适，立意虽高，

但也比我更加无用。魏惠王曾经赐给我一种大葫芦的种籽，我种植而成，果实重达五石。用于盛水，硬度不足以自举其重。剖开做瓢，又忧愁过于阔大，无法舀水。我认为徒有其大，其实无用，因而砸碎了它。”

庄子说：“人们行路，仅须脚下的尺寸之地。但是如果认为双脚之外的广大土地无用，还能行走天下吗？”

惠施说：“不能。”

庄子说：“那么表面看来无用的明道之言，实有大用，不是很明白吗？只有明白无用之道实有大用，方能明白有用之技仅有小用。先生已被魏惠王罢相，还用魏惠王的一时宠信，嘲笑我大而无用。看来先生虽有大才，其实拙于用大。”

惠施问：“如何才是善于用大？”

庄子说：“春秋末年，有个漂洗麻絮的宋人，配制了一种防治皮肤浸水皴裂的药膏，子孙后代凭借这一祖传秘方，漂洗麻絮至今。当时有个吴人，愿出百金购买秘方。宋人漂洗麻絮，一年不过获利数金，出售秘方立刻获利百金，于是卖了秘方。吴人购得秘方，进献吴王夫差，率领涂了药膏的吴军，冬天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成了封君。先生认为，是宋人善于用大，还是吴人善于用大？”

惠施说：“药膏可以防治皮肤皴裂，功能并无不同，用途大为不同。吴人用于水战，成为封君。宋人漂洗麻絮，世世贫穷。宋人一定后悔自己仅知小用，不知大用。”

庄子说：“先生错了！宋人及其子孙，从未后悔！”

惠施问：“这是何故？”

庄子说：“宋人及其子孙认为，吴人凭借这一秘方，杀死很多越人，因而成为封君，实在伤天害理。而且二十年后，越王勾践伐灭吴国，又杀死很多吴人，那个成为封君的吴人也被灭族。贪图爵禄的吴人，没有子孙后

代。漂洗麻絮的宋人，子孙繁衍至今。先生虽被魏惠王罢相，但是用世之心不改，才会颠倒大用、小用。如今先生有五石的大葫芦，何不考虑作为大酒樽，系于腰间，浮于江湖，何须忧愁过于阔大，无法舀水？先生的德心，似乎塞满了蓬草！”

惠施语塞，话锋一转：“我在大梁相府门前，种了一棵大树，世人称为臭椿。臭椿的大树干，臃肿不合绳墨。臭椿的小树枝，卷曲不合规矩。大树长在路边，木匠看也不看。如今先生的言论，大而无用，一如臭椿，难以立足世间，必被众人抛弃。”

庄子说：“香椿、臭椿同种，天道眼中的香椿，在人道眼中却是臭椿。正如天道眼中的君子，在人道眼中却是小人；天道眼中的小人，在人道眼中却是君子。天道、人道，背驰两行。”

惠施问：“先生为何认为，天道、人道背驰两行？”

庄子说：“如果运用天道标准，张仪是小人，先生是君子。魏惠王运用人道标准评判，张仪就是君子，先生才是小人。先生为何也像魏惠王一样，运用人道标准评判我？难道魏惠王听信张仪，罢免先生，通缉先生，真是先生罪有应得？”

惠施强辩：“魏惠王一时糊涂，早晚必将明白，谁是君子，谁是小人！”

庄子大笑：“先生执迷不悟，莫非没见过狸猫、牦牛？狸猫低身伏于草丛，守候老鼠出洞，偶尔也有收获。但是东窜西跳，不避高下，最后还是中了猎人的机关，死于猎人的罗网。牦牛虽比狸猫大得多，但是不能捕捉老鼠，也不会中了猎人的机关，死于猎人的网罗。如今先生拥有大树，不必忧虑无用，可以树立在无何有之乡，广漠的旷野。先生可以顺道无为地在大树周围散步，逍遥自在地在大树下面寝卧。能够不被否君的斧斤诛杀而中道夭亡，能够不被悖道外境奴役伤害，那么无所可用，何必感到苦恼？先生遵循墨子之道，主张非攻偃兵，用意固然不坏，效果一如螳臂挡车，终将归于无用。”

五十 滕文问责孟轲至魏，庄惠辩儒孔子改宗

前 320 年，岁在辛丑。庄周五十岁。宋康王十八年。

周慎靓王元年。秦惠王更元五年。楚怀王九年。魏惠王后元十五年。韩宣王十三年。赵武灵王六年。齐威王三十八年。燕王哙元年。鲁平公三年。卫孝襄侯十五年。越王无疆二十三年。中山先王八年。

秦惠王三十七岁，巡视黄河北岸。

思考秦军东进之策，等待张仪在魏策动伐齐。

田婴献策齐威王：“张仪兼相秦、魏两年，未能策动秦、魏伐齐，必不死心。大王不如与秦联姻，挫败张仪的阴谋。”

齐威王说：“秦人乃是虎狼之国，不受联姻约束。秦惠王的王后乃是魏惠王之女，不是照样伐魏？”

田婴说：“秦人虽是虎狼之国，魏人却是礼仪之邦。如今秦、齐远隔，秦惠王想要伐齐，只有假手魏惠王。秦、齐如果联姻，魏惠王就会犹豫是否伐齐。”

齐威王听从其言，请求与秦联姻。

秦惠王眼见张仪相魏两年未能伐齐，于是把女儿嬴氏嫁给三十二岁的齐国太子田辟疆，立为正夫人。

毕战禀报滕文公：“如今列国变法，无不废除井田制，扩大亩制，奖励开荒，以便人尽其力，地尽其材。主公听信孟轲，恢复井田制，实与天下大势背道而驰，只能画虎类犬。滕国仅有方圆五十里，尽管延用小亩制，每

人授田百亩，土地也已授完，而且人未尽力，地未尽材，不仅没能富国强兵，反而更加国贫兵弱。慕名至滕的楚人许行，早已离滕往齐。慕名至滕的宋人陈相、陈辛，也已离滕返宋。”

滕文公召见孟轲：“先生曾说，师法周文王，恢复井田制，必可王天下，大国只要五年，小国只要七年。如今土地授完，难以为继。而且已经实行五年，为何收效甚微？”

孟轲明白，滕文公已对自己失去信任，于是带着弟子公孙丑离开滕国，前往魏国。

魏惠王八十一岁，在大梁宫的人工湖边，兰台之上，召见五十三岁的孟轲：“寡人无能，军旅三折于外，太子魏申被杀，大将庞涓战死，国库空虚，国力大损。寡人愧对先君，深感耻辱。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敝国，能否有利吾国？”

孟轲说：“大王何必言利，为何不言仁义？假如国君仅仅考虑是否有利其国，大夫仅仅考虑是否有利其家，士民仅仅考虑是否有利其身，上下无不追逐利益，那么国家必定危险。万乘之国，弑杀其君的必是千乘之家。千乘之国，弑杀其君的必是百乘之家。人人后义先利，大肆争夺，永远不会满足。仁人不会遗弃亲人，义人不会不事君父。大王一心考虑仁义，才是治国正道，何必仅仅考虑是否有利？”

魏惠王指指湖中的大雁，岸边的麋鹿：“先生虽是贤人，难道面对这些不感到快乐？”

孟轲说：“贤人首先考虑仁义，然后因为富贵而快乐。不贤者即使拥有富贵，仍然不会快乐。古代贤君，因为与民同乐，所以快乐。《尚书·汤誓》有言：‘时日曷丧？予及女皆亡。’如果臣民想与君王同归于尽，即使君王拥有台池鸟兽，怎能独自快乐？”

魏惠王说：“寡人对于国事，非常尽心。一旦发生饥荒，必定运粮赈济。邻国君主不如寡人尽心，但是邻国民众没有减少，魏国民众没有增加，是何缘故？”

孟轲说：“这是因为大王好战！我不如就以战事来做比方。假如魏、秦交战，兵刃相接，两个魏兵害怕秦军斩首，于是逃跑，一人逃了一百步，一人逃了五十步。逃了五十步的人，可以嘲笑逃了一百步的人吗？”

魏惠王说：“不可以。少逃五十步，仍是逃跑。”

孟轲说：“如果民众不饥不寒，养生送死没有遗憾，君主却不能使天下归服，从古至今未曾有过。如今魏国民众饿死，大王却说：‘与我无关，这是年成不好！’魏国民众战死，大王却说：‘与我无关，这是战事不利！’大王只有不再把罪责推托于年成不好、战事不利，天下民众才会奔赴魏国，否则别想指望魏国民众多于邻国民众。”

魏惠王说：“先生言之有理，寡人愿闻教诲！”

孟轲说：“大王的厨房里有肥肉，马厩里有肥马，魏国的民众却有饥色，野地也有饿死者，这是大王率领野兽吃人！野兽互相残杀，人类尚且厌恶。大王率领野兽吃人，如何成为民之父母？”

魏惠王说：“老先生知道，魏国原为天下最强。但是到了寡人手里，东败于齐，太子战死，西败于秦，丧地七百里，南败于楚，失去八座城邑，寡人深感耻辱，愿为死者报仇雪恨，如何才能做到？”

孟轲说：“国家方圆百里，君主只要奉行王道，就能天下归服。大王如对人民施行仁政，减省刑罚，降低赋税，使民众安心耕作，孝悌忠信，在家事奉父兄，出门事奉官长。邻国君主一旦夺其农时，使民众不能安心耕作，不能孝养父母，父母冻饿，兄弟不睦，妻离子散，陷溺水火，大王就可以派遣义兵讨伐，即使手持木棒，也能打败秦、楚的坚甲利兵。仁者无敌，大王不必怀疑！”

魏惠王召见白圭：“先生一直劝说寡人遵循老聃之道，降低赋税，无为而治。寡人一直不听。如今孟轲也劝说寡人遵循孔子之道，降低赋税，仁义而治。寡人决定听从！”

白圭说：“我能经商致富，乃是效法老聃弟子范蠡。《老子》有言：‘民之饥，以其上食税之多。’又说：‘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；人之道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’我一直告诫大王，老聃之道是天之道，孔子之道是人之道。没想到孟轲身为孔子之徒，竟然也主张降低赋税。”

魏惠王说：“既然全都主张降低赋税，先生就不必强分老聃之道、孔子之道了。先生可与孟轲商定减税方案。”

白圭拜见孟轲：“大王听从先生之言，命我与先生商定减税方案。我打算废除什一税，改为二十税一，先生是否赞成？”

孟轲说：“这是胡人之道！人口万户的邦国，陶匠只有一人，可以吗？”

白圭说：“不可以，陶器不够用。”

孟轲说：“胡地物产不富，又无城郭、宫室、宗庙、祭祀的礼仪，不必供养封君的爵位，不必支付百官的俸禄，所以二十税一即已足够。中原乃是礼仪之邦，如果废除人伦，不养君子，如何治国？没有陶器，尚且不能治国，何况没有君子？税收比尧舜轻，就是胡人之道。税收比尧舜重，就是桀纣之道。”

白圭大失所望，向魏惠王复命：“孟轲七年前出仕宋国，认为宋康王的什二税是桀纣之道，劝其遵循尧舜之道，实行什一税。宋康王不听，孟轲离宋归邹。五年前孟轲出仕滕国，劝说滕文公遵循尧舜之道，恢复井田制，实行什一税。滕文公听从，实施五年失败，孟轲离滕至魏。魏国原本

实行什一税，孟轲却劝大王降低赋税。大王听从其言，命我与他商定减税方案。我主张废除什一税，改为二十税一。孟轲又说，二十税一是胡人之道，不足以供养君子，只有什一税才是尧舜之道，足以供养君子。”

魏惠王大怒：“孟轲身为孔子之徒，为何如此反复无常？先是批评寡人只图有利，不行仁政，结果事到临头，为了让寡人供养他这种君子，竟又反对减税！”

于是打消减税之念，不再理睬孟轲。

庄子五十岁，子华子死于魏国，魏牟（中山王妃江姬之子，庄子再传弟子）生于中山。

庄咸二十岁，也师从藺陶匠，学习制陶。

庄子带着藺且，同往商丘，回访惠施。

惠施大悦：“上次与先生谈论有用、无用，大用、小用，令我受益非浅。虽然如今老、孔、墨之道分道扬镳，其实老聃原是孔子之师，墨子原是孔子之徒，三者之间不妨求同存异。”

庄子问：“先生学墨子之道，对老聃之道、孔子之道是否了解？”

惠施说：“老聃主张无为，孔子主张有为。”

庄子问：“先生是否知道，孔子六十岁以后，思想发生变化，对其初时所是，最终非之，对其初时所非，最终是之？”

惠施说：“因为孔子勤勉励志，服从真知。”

庄子问：“你是否明白具体过程和具体原因？”

惠施说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庄子说：“孔子早年，曾往周都洛阳，向东周史官老聃问礼，老聃告诉孔子：‘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乱之首。’孔子执迷不悟，仍然只教弟子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不

讲无法读懂的《周易》。孔子五十四岁离鲁，六十八岁归鲁，周游列国十四年，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。一是孔子在宋国得到《归藏》，始知《周易》难以读懂的原因是违背了《归藏》。二是孔子在陈国出仕两年，又向辞官归陈的老聃问道，老聃告诉孔子：“至阴肃肃出乎天，至阳赫赫发乎地。”孔子终于领悟天地之道，进而领悟君臣之道。”

惠施大惊：“天下都说天属阳，地属阴，为何老聃却说‘至阴肃肃出乎天，至阳赫赫发乎地’？”

庄子笑了：“天属阳，地属阴，乃是否卦之象，大凶。天属阴，地属阳，才是泰卦之象，大吉。孔子闻道于老聃，始悟伏羲所画负阴抱阳的泰卦，亦即天柔地刚、君柔臣刚的泰道，才是天地之道、君臣之道。伏羲所画戴阳履阴的否卦，亦即天尊地卑、君尊臣卑的否术，违背天地之道、君臣之道。孔子始知早年主张天尊地卑、君尊臣卑，实为否术。孔子死前所言‘五十知天命’，是说五十四岁周游列国以后，闻道老聃而领悟天道，于是思想发生变化，对其初时所是，最终非之，对其初时所非，最终是之。孔子晚年又说‘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’，乃是承认早年孔学确有大过，‘大过’乃是六十四卦之一。早年孔学的大过，就是不知天柔地刚、君柔臣刚的泰道，鼓吹天尊地卑、君尊臣卑的否术。孔子死前所言‘六十而耳顺’，是说六十八岁归鲁以前，又接受了老聃、接舆、长沮、桀溺、晨门等人对其早年主张的批评。晚年孔学，独传随其周游列国的颜回。然而孔子六十八岁归鲁，次年颜回即死，孔子哀叹‘天丧我’，两年后含恨而死。所以如今孔子之徒鼓吹的天尊地卑、君尊臣卑，实为晚年孔子早已否定的早年孔学。”

惠施说：“孔子晚年治易，撰写《易传》。我读过《易传》，与早年孔学似乎并无不同。”

庄子说：“《易传》多有‘子曰’，与《论语》相同，怎么可能是孔子所撰？”